

北
史

冊三

卷之三

三

北史卷五十五

唐 李 延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三

孫搴

陳元康

杜弼子臺卿

房謨子恭懿

張纂

張亮趙起徐遠

張曜

王峻

王紘

敬顯儻

平鑒

唐邕

白建

元文遙

趙彥深

赫連子悅

馮子琮

子慈明

郎基子茂

孫搴字彥舉樂安人世寒賤少勵志勤學自檢校御史再遷國子助教太保崔光引修國史歷行臺郎後預崔祖螭反逃於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孫騰以宗情薦之齊神武未被知也會神武西征登鳳陵命中外府司馬李義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皆辭請以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爲吹火催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其文甚美神武大悅卽署相府主簿專典文筆又能通鮮卑語

兼宣傳號令當煩劇之任大見賞重賜妻韋氏旣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時人榮之文襄初欲之鄴總知朝政神武以其年少未許舉爲致言乃果行恃此自乞特進文襄但加散騎常侍時大括人爲軍士逃隱者身及主人三長守令罪以大辟沒其家於是所獲甚衆舉之計也舉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須更讀書舉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贏卒數萬舉少時與溫子昇齊名嘗謂子昇卿文何如我子昇謙曰不如卿舉要其爲誓子昇笑曰但知劣於卿便是何勞曰日舉悵然曰卿不爲誓事可知矣舉常服棘刺丸李諧調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司馬子如與高季式召舉飲酒醉甚而卒神武親臨之曰折我右臂贈吏部尚書青州刺史

陳元康字長猷廣宗人也父終德魏濟陰內史元康貴贈度支尚書謚曰貞元康頗涉文史機敏有幹用魏正光中從李崇北伐以軍功賜爵臨清男普泰中除主書累遷司徒高昂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季式與孫舉劇飲舉醉死神武命求好替子如舉魏收他日神武謂季式曰卿飲殺我孫主簿魏收作文書都不

稱我意司徒嘗道一人謹密是誰季式以元康對曰是能夜闇書快吏也召之
一見便授大丞相功曹內掌機密善陳事意不爲華藻遷大行臺都官郎封安
平子軍國多務元康問無不知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
條元康屈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世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
天降佐也時趙彥深亦知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神武
之伐劉蠡升天寒雪深使人舉氈元康於氈下作軍書颶颶運筆筆不及凍俄
傾數紙及出神武目之曰此何如孔子邪神武嘗怒文襄親加歐蹋極口肆罵
以告元康元康俯伏泣下霑地曰王教世子過矣神武曰我性急瞋阿惠常如
此元康大啼曰一度爲甚况常然邪神武自是爲之憲忿時或恚撻輒曰勿使
元康知又謂左右曰元康用心誠實必與我兒相抱死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
由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爲之請神武曰我爲爾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乃出
暹而謂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趨入止伍
伯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尙爾况

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由元康崔暹得一百乃捨之文襄入輔居鄴下崔暹
崔季舒崔昂等並被任用張亮張徽纂並爲神武待遇然皆出元康下神武每
與元康久語文襄門外待接之時人語曰三崔二張不如一康左衛將軍郭瓊
以罪死子婦范陽盧道虞女也沒官神武啓以賜元康爲妻元康地寒時以爲
殊賞元康遂棄故妻李氏識者非之元康便辟善事人而不能平心處物溺於
財利受納金帛不可勝紀責負交易遍於州郡爲清論所譏從神武於芒山將
戰遺失陣圖元康冒險求得之西師旣敗神武會諸將議進取策或以爲人馬
疲瘦不可遠追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得大捷便是天授時不可失必
須乘勝追之神武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曰前沙苑還軍彼尙無伏今者
奔敗何能遠謀捨之必成後患神武不從累遷大行臺左丞及神武疾篤謂文
襄曰芒山之戰不用元康言方貽汝患以此爲恨死不瞑目事皆當與元康定
也神武崩祕不發喪唯元康知之文襄嗣事自晉陽將之鄴令元康預作神武
條教數十紙留付段孝先趙彥深在後以次行之別封昌國縣公以從嘉名俟

景反文襄逼於諸將欲殺崔暹以謝之元康諫曰今枉殺無辜虧廢刑典豈直
上負天神何以下安黎庶疋錯前事願公慎之文襄乃止高岳討侯景未克文
襄欲遣潘相樂副之元康曰相樂緩於機變不如慕容紹宗且先王有命稱堪
敵景時紹宗在遠文襄欲召見之恐其驚叛元康曰紹宗知元康特蒙顧待新
使人來餉金以致誠款元康欲安其意故受之而厚答其書保無異也乃任紹
宗遂破景賞元康金五十斤王恩政入頴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曰公自
匡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頴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足以取威
定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乃親征頴川益發衆軍決既
至而克之賞元康金百錠初魏朝授文襄相國齊王諸將皆勸恭膺朝命元康
以爲未可崔暹因間之薦陸元規爲大行臺郎欲分元康權元康旣貪貨賄文
襄內漸嫌之又欲用爲中書令以閑地處之事未施行屬將受魏禪元康與楊
愔崔季舒並在坐將大遷除朝士共品藻之文襄家倉頭蘭固成掌廚與其弟
阿改謀害文襄阿改時事文宣常執刀從期聞東齋叫卽加刃於文宣時文宣

別有所之未還而難作固成因進食置刀盤下而殺文襄元康抱文襄文襄曰
可惜可惜與賊爭刀髻解被刺傷重腸出猶手書辭母口占祖孝徵陳權宜至
夜而終時年四十三時楊愔狼狽走出遺一靴崔季舒逃匿于廁庫直紇奚舍
樂捍賊死散都督王師羅戰傷監廚倉頭薛豐洛率宰人持薪以赴難乃禽盜
固成一名京事見齊本紀祕文襄凶問故殯元康於宮中託以出使南境虛除
中書令明年乃贈司空謚曰文穆元康卒後母李氏哀感發病而終贈廣宗郡
君謚曰貞昭元康子善藏嗣善藏溫雅有鑒裁位給事黃門侍郎隋開皇中尚
書郎大業初卒於彭城郡贊務

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也祖彥衡淮南太守父慈度繁畤令弼幼聰敏家貧
無書年十二寄郡學受業同郡甄琛爲定州刺史簡試諸生見而策問應答如
響大歎異之命其二子楷寬與交州牧任城王澄聞而召問深相嗟賞許以王
佐之才澄琛還洛稱之丞相高陽王等多相招命但父祖官薄不獲優敘以軍
功起家征虜府墨曹參軍典管記弼長於筆札每爲時輩所推孝昌初除太學

博士遷先州曲城令爲政清靜遠近稱之弼父在鄉爲賊所害弼居喪六年以常調除侍御史臺中彈奏皆見信任儀同竇泰西伐詔弼監軍及泰失利自弼與其徒六人走還陝州刺史劉貴鏞送晉陽神武責以不諫爭賴房謨諫以免累遷大行臺郎中又引典掌機密甚見信待或有造次不及書教直付空紙卽令宣讀承間密勸受禪神武舉杖擊走之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云取署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於前弼進曰孔子言徵不言在子炎可恕神武罵曰眼看人瞋乃復牽經引禮叱令出去弼行十許步呼還子炎亦蒙宥文襄在鄴聞之謂楊愔曰王左右賴此人天下蒙利豈獨吾家也初神武自晉陽東出改介朱氏貪政使人入村不敢飲社酒及平京洛貨賄漸行弼以文武在位罕有廉潔言之神武神武曰弼來我語爾天下濁亂習俗已久今督將家屬多在關西黑獺常相招誘人情去留未定江東復有一吳老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爲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網恐督將盡投黑獺士子悉奔蕭衍則何以爲國爾宜少待吾不忘之及將有沙苑之役弼又請先除內

賊却討外寇指諸勳貴掠奪百姓神武不答因令軍人皆張弓挾矢舉刀按稍以夾道使弼冒出其間曰必無傷也弼戰慄流汗神武然後喻之曰箭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按不刺爾猶頓喪魂膽諸勳人觸鋒刃百死一生縱其貪鄙所取處大弼頓頰謝曰愚人不識至理後破芒山軍命爲露布弼卽書絹曾不起草以功賜爵定陽縣男奉使詣闕魏帝見之九龍殿曰聞卿精學聊有所問經中佛性法性爲異弼曰正是一理又問曰說者妄皆言法性寬佛性惻如何弼曰在寬成寬在惻成惻若論性體非惻非寬詔曰旣言成寬成惻何得非惻非寬弼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惻若定是惻亦不能爲寬以非寬非惻所成雖異能成惻一上稱善引入經庫賜地持經一部帛百疋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在軍恆帶經行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之遷廷尉卿會梁貞陽侯蕭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疋曰此廄中第二馬孤恆自乘聊以爲贈又令陳政要可爲鑒誠者弼曰天下大務莫過刑賞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人

服二事得衷自然盡美文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破蕭明迴
破侯景於鴻陽後魏帝集名僧於顯陽殿講說佛理敕弼升師子座莫有能屈
帝歎曰此賢若生孔門則何如也關中遣王思政據潁州朝廷以弼行潁州攝
行臺左丞及潁州平文襄曰卿試論思政所以禽弼曰思政不察逆順之理不
識大小之形不度強弱之勢有此三蔽宜其俘獲文襄曰古有逆取順守大吳
困於小越弱燕能破強齊卿之三義何以自立弼曰王若順而不大大而不強
強而不順於義或偏得如聖旨今既兼備鄙言可以還立文宣作相位中書令
仍長史進爵爲侯弼志在匡贊知無不爲及受命以預定策功遷衛尉卿別封
長安縣伯常與邢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邢以爲人死還生恐是爲蛇畫足弼
曰物之未生本亦無也無而能有不以爲疑因前生後何獨致怪邢云聖人設
教本由勸獎故懼以有來望各遂其性弼曰聖人合德天地齊信四時言則爲
經行則爲法而云以虛示物以詭勸人安得使北辰降光龍官韞牘旣如所論
福果可以鎔鑄性靈弘獎風教爲益之大莫極於斯此卽真教何謂非實邢云

季札言無不之亦言散盡若復聚而爲物不得言無不之也弼曰骨肉下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此乃形墜魂游往而非盡由其尙有故云無所不之若也全無之將焉適邢云神之在人猶光之在燭燭盡則光窮人死則神滅弼曰燭則因質生光質大光亦大人則神不係形形小神不小故仲尼之智必不短於長狄孟德之雄乃遠奇於崔琰其後別與邢書前後往復再三邢理屈而止文多不載又以本官行鄭州事未發爲家客告弼謀反案察無實久乃見原因此絕朝見復坐第二子廷尉監臺卿斷獄稽遲與寺官俱爲郎中封靜哲所訟徙臨海鎮時楚州人東方白額謀反鎮爲賊帥張綽潘天命等所攻弼率厲城人終得全固文宣嘉之敕行海州事後除膠州刺史弼所在清靜廉潔爲吏人懷之耽好玄理注莊子惠施篇并易上下繫辭曰新注義苑並行於世性質直在霸朝多所匡正及文宣作相致位寮首初聞揖讓之議猶有諫言帝又嘗問弼治國當用何人對曰鮮卑車馬客會須用中國人帝以爲譏己高德正居要不能下之乃至於衆前面折德正德正深以爲恨數言其短又令主書杜永珍密啓

弼在長史日受人屬大營婚嫁帝內銜之弼恃舊仍有公事陳請十年夏上因飲酒積其憊失遣使就州斬之尋悔驛追不及子蕤及遠徙臨海鎮次子臺卿先徙東豫州乾明初並得還鄴天統五年追贈弼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武平元年又贈驃騎大將軍謚曰文肅蕤字子美學業不如弟臺卿而幹局過之武平中位大理少卿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吏部郎中隋開皇中終於開州刺史子公瞻仕隋位安陽令公瞻子之松大業中起居舍人

臺卿字少山好學博覽解屬文仕齊位中書黃門侍郎修國史既居清顯忌害人物趙彥深和士開高阿那肱等親信之後兼尚書左丞省中以其耳聾多戲弄之下辭不得理者乃至大罵臺卿見其口動謂爲自陳令史又故不曉喻訓對往往乖越聽者以爲嗤笑及周武平齊歸鄉里以禮記春秋講授子弟隋開皇初被徵入朝臺卿採月令觸類廣之爲書名玉燭寶典十二卷至是奏之賜帛二百疋患耳不堪吏職請修國史拜著作郎後致仕終於家有集十五卷撰齊記二十卷並行於世無子

房謨字敬放河南洛陽人也其先代人本姓屋引氏少淳厚雖無造次能而沉
深內敏正光末歷位昌平代郡太守所在著廉惠及六鎮亂謨率郡人入九嶧
山結壘拒守時外無救援乃率所部奔中山遇鮮于脩禮之亂朝廷以謨得北
邊人情以爲假燕州事北轉至幽州南爲脩禮所執仍陷葛榮榮敗尗朱榮啓
授行冀州事尋除太寧太守榮死其黨徵兵謨不應前後斬其三使遣弟毓詣
闕孝莊以毓爲都督毓弟欽爲行臺並持節詣謨同爲經略及京都淪覆爲賊
黨建州刺史是蘭安定執繫州獄蜀人聞謨被囚並叛安定於是給謨弱馬令
軍前慰勞諸賊見謨莫不遙拜謨先所乘馬安定別給將士戰敗蜀人得之謂
謨遇害莫不悲泣善養其馬不聽乘騎兒童婦女競投草粟皆言此房公馬也
其結愛人心如此尗朱世隆聞而嘉之捨其罪以爲東北道行臺及尗朱氏敗
濟州刺史侯景以謨先款附推謨降首謨以受眷尗朱不宜先爲反覆不從其
計神武入洛再遷潁川太守魏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謨忠貞遣其弟毓爲大使
持節勞問時軍國未寧徵發煩速至有數使同徵一物公私勞擾謨請事遣一

使下自催勒朝廷從之徵爲丞相右長史以清直甚被賞遇謨悉心盡力知無不爲前後賜其奴婢率多免放神武後賜其生口多黥面爲房字而付之神武討關右以謨兼大行臺左丞長史如故總知府省務天平三年行定州事請在左右拾遺補闕固不肯行神武責而罷之未幾出爲兗州刺史謨選用廉清廣布恩信寮屬守令有犯必知雖號細密百姓安之轉徐州刺史始謨在兗州彭城慕其政化及爲刺史合境欣悅謨爲政如在瑕丘先是當州兵皆寮佐驅使飢寒死病動至千數謨至皆加檢勒不令煩擾以休假番代洗沐督察主司親自檢視又使傭賃令作衣服終歲還家無不溫飽全濟甚多時梁魏和好使人入其界者咸稱歎之神武與諸州刺史書敘謨及廣平太守羊敦廣宗太守竇瑗平原太守許季良等清能以爲勸勵謨曾啓神武以天下未寧宜降婚勳將收將士心深見納魏朝以河南數州鄉俗絹濫退絹一疋徵錢三百人庶苦之謨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徵拜侍中監國史謨無他材學每求退身不許尋兼吏部尚書加衛大將軍以子子遠罪解官久之詔復本將軍起

爲大丞相左長史後除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又攝南汾州事先時境接西
魏土人多受其官爲之防守至是酋長鎮將及都督守令前後降附者三百餘
人謨撫接殷勤人樂爲用爰及深險胡夷咸來歸服謨常以己祿物充其饗賚
文襄嘉之聽用公物西魏懼乃增置城戍慕義者自相糾合擊破之自是龍門
已北西魏戍皆平文襄特賜粟千石絹二百疋班示天下卒於州州府相師贈
物及車牛妻子遵其遺志拒而不納謨寡嗜慾貞白自守然內營家產足爲富
贍不假官俸是以世稱清白贈司空謚曰文惠謨與子結婚盧氏謨卒後盧氏
將改適他姓有平陽廉景孫者少厲志節以明經舉郡孝廉爲謨所重至是訟
之臺府不爲理乃持繩詣神廟前北面大呼曰房謨清吏忠事高祖及其死也
妻子見陵神而有知常助申之今引決訴於地下便以繩自經於樹衛士見之
救解送所司朝廷哀其至誠命女歸房族謨前妻子子遠險薄謨甚嫌之不以
爲子列時以謨爲後妻盧氏所譖神武亦以責謨謨陳其惡神武弗信自收恤
之令與諸子同學久乃令還後與任胄等謀殺神武事發神武歎曰知子莫若

父信哉因上言房謨鄭述祖李道璠三家理宜從法竊以謨立身清白履行忠謹鄭仲禮嚴祖庶兒晚始收拾李世林生自外養屬絕本宗三人特乞罪止一房魏帝許焉及謨卒子廣嗣廣弟恭懿恭懿字慎言沉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平恩令濟陰太守並有能名齊亡不得調後預尉遲迴亂廢于家隋開皇初吏部尚書蘇威舉爲新豐令政爲三輔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又振貧人上聞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必呼恭懿至榻前訪以化下之術威又薦之歷澤德二州司馬盧愷復奏其政美上甚異之復賜以帛諸州朝集稱爲勸勵之首以爲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朕卽拜爲刺史卿等宜師之乃下詔褒美因授海州刺史未幾國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遲迥之黨威愷曲相舉薦上大怒恭懿竟放嶺南未幾徵還至洪州卒論者寃之

張纂字徽纂代郡平城人也初事尗朱榮又爲尗朱兆長史使於神武遂被顧識及相州城拔參丞相軍事封武安縣伯累遷神武行臺右丞從征玉壁大軍